

II
THE HUNGER GAMES
2

燃烧的女孩

CATCHING FIRE

爱是希望，如果人世间没有了希望，我会化作燎原的星火，燃烧整个世界。

SUZANNE COLLINS

【美】苏珊·柯林斯 著 耿芳 译



作家出版社

II
THE HUNGERS GAMES
饥饿游戏 ②

作家出版社

燃烧的女孩

CATCHING FIRE

SUZANNE COLLINS

【美】苏珊·柯林斯 著 耿芳 译



(京权) 图字: 01-2009-7923

THE HUNGER GAMES: CATCHING FIRE by SUZANNE COLLINS

Copyright: ©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(ILA)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

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1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饥饿游戏2, 燃烧的女孩 / (美) 柯林斯著; 耿芳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063-5566-7

I. ①饥… II. ①柯…②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5387 号

封面图片: gold bird pin and arrow©sholastic

饥饿游戏2——燃烧的女孩

作者: (美) 苏珊·柯林斯

译者: 耿芳

策划编辑: 王宝生

责任编辑: 苏红雨 韩星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×210

字数: 230千

印张: 11

印数: 001-12000

版次: 2011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566-7

定价: 28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此书谨献给

我的父母

迈克·柯林斯 简·柯林斯

以及我的公婆

查尔斯·普莱厄 迪克茜·普莱厄

目录

第一篇 星星之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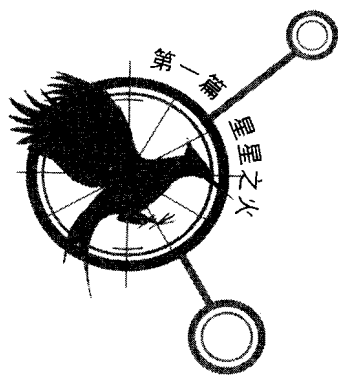
- 1 胜利巡演在即 | 003
- 2 血腥与玫瑰 | 016
- 3 死亡威胁 | 027
- 4 十一区的冒险 | 041
- 5 “完美”巡演 | 057
- 6 八区暴动 | 067
- 7 策划逃跑 | 080
- 8 鞭刑 | 094
- 9 暴风雪 | 106

第三篇 敌人


- 19 敌友难分 | 235
- 20 焦渴难耐 | 246
- 21 白雾弥漫 | 262
- 22 嘀嗒嘀嗒 | 273
- 23 钟的秘密 | 287
- 24 叽喳鸟的折磨 | 300
- 25 比特的圈套 | 313
- 26 耀眼的蓝光 | 324
- 27 熊熊烈焰 | 334

第二篇 世纪极限赛

- 10 特瑞尔和邦妮 | 123
- 11 通电的隔离网 | 134
- 12 世纪极限赛 | 145
- 13 重返竞技场 | 154
- 14 黑密斯的录像 | 166
- 15 燃烧的精灵 | 180
- 16 寻找同盟 | 192
- 17 我的婚纱 | 209
- 18 联合的反叛 | 223



1



胜利巡演在即

壶中茶水的热气早已散发到冰冷的空气中，可我双手仍紧紧地握着茶壶。我的肌肉因为冷而绷得紧紧的。此时如果有一群野狗来袭击，我肯定来不及爬到树上，就会遭到野狗的撕咬。我应该站起来，活动一下僵硬的四肢，可我却坐着，像顽石一样一动不动。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周围的树丛已隐隐显露出轮廓。我不能和太阳搏斗，只能看着它一点点地把我拖入白昼，而即将到来的这一天是几个月来我一直所惧怕的。

中午，记者、摄影师，还有我的原班陪护艾菲·特琳奇就会涌入我在胜利者村的家中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从凯匹特出发了。我不知道艾菲是否还戴着她那愚蠢的粉色假发，抑或她为这次胜利巡演特意弄点什么别的怪颜色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即将到来的还有我们的随行人员，在漫长的列车旅途中，有一个团队专门照顾我的饮食起居，当然也少不了化妆师，他们给我匀脂涂粉，好让我在公开场合亮相时光艳照人。我的设计师也是老朋友西纳也在此行人员之列。在上届饥饿游戏开幕式上，他



为我设计了漂亮的服装，使我在比赛一开始就成了引人注目的焦点人物。

要是依了我，宁肯把饥饿游戏彻底忘掉，只将它当作一场噩梦，再也不提它了。可胜利巡演在即，忘掉它是不可能的，凯匹特故意把巡演安排在两次饥饿游戏中间，使之带来的恐惧时时悬在人们的心头，挥之不去。十二个辖区的人们不仅要牢记凯匹特的铁血政策，而且还要为此庆祝一番。而今年，我是这场戏的主角之一，我要一个区接一个区地走下去，去站在欢呼的人们面前，去面对那些在饥饿游戏中失去孩子的家人——尽管他们内心对我很厌恶，尽管我就是那个杀死他们孩子的人……

太阳仍固执地升了起来，我也强迫自己站起来。浑身的关节都在反抗，左腿已经麻木了，我不得不过来走一走，使它恢复知觉。我已在树林中待了三个小时，可没心思打猎，所以还是两手空空。对妈妈和小妹妹波丽姆来说，虽然新鲜的野味更好吃，可实际上也无所谓，她们可以在镇上买到屠宰好的肉。可我最好的朋友盖尔·霍桑一家却要靠这些猎物过日子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我开始顺着下好的套往前走，这得用上个把小时嘞。以前在学校上学时，我和盖尔下午总有些时间查看下好的套，把捕获的猎物收好，然后到集市上去卖。可现在盖尔去矿上的煤窑干活了，而我反正一天闲着也没事干，就揽上了这个活。

这会儿盖尔肯定正在井下熬点呢，他得先坐上颠得让人想吐的罐车，下到深不见底的井下，然后在掌子面上挖煤。我知道在井下是什么感觉。在学校时，作为基本训练，我们班每年

都到井下去体验生活。我小时候真不愿意去，那狭窄幽闭的巷道、污浊的空气、四下里一片漆黑，可真够人受的。自从爸爸和另外几个矿工在爆炸中身亡之后，我连逼迫自己上罐车都很难，每年去井下参观成了我的一大心事，有两次我为这事都病倒了，妈妈还以为我得了流感。

盖尔只有在林子里时才能真正地快活起来，这里有新鲜的空气、明媚的阳光，汨汨流淌的清澈溪水。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忍受井下的一切的。哦……当然，他不得不忍受这一切，因为他要养活自己的妈妈、两个弟弟和妹妹。可我现在有足够的钱能养活我们两家人，但他一个铜子儿都不要，我想给他带点肉都难。说实话，要是我在饥饿游戏中死掉，他不一样会养活妈妈和波丽姆吗。我对他说，收下猎物等于帮我一个忙，我一天到晚闲着没事，会发疯的。可即使如此，只要他在家，就决不收我打的猎物。不过还好，他一天在矿上干十二个小时，给他家送去些猎物总还不算太难。

最近这段时间，只有到了星期日才能见到盖尔，我们先在林子里碰头，然后一起去打猎。这仍然是一周里最好的时光，可我总觉得一切都跟从前不大一样了，以前我们无话不谈，可现在在一起却有些拘谨了，饥饿游戏甚至毁了我们之间的默契。我一直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之间兴许能够回到从前那样。可我心里又隐隐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，过去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这次下的套逮到了不少猎物——八只兔子、两只松鼠，还有一只河狸钻到盖尔最会编的那种套里。他是这方面的高手，他会把打好套的绳子拴在弯弯的小树枝上，逮到猎物时树枝就



会弹起来，别的食肉动物也抓不到；他还把几根原木搭在小巧的捕兽夹子上，来作为伪装；他编的鱼筐，只要鱼钻进去就很难逃脱。我一边收猎物一边想，我永远都不可能拥有他那样的本事，也没他那种直觉，他总能很好地判断猎物要从哪儿经过。这不仅仅是经验的问题，而是一种天赋，正如我可以在漆黑的夜晚一箭射中猎物一样。

当我往十二区隔离网走去时，天还大亮着。像往常那样，我先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没有听到电流通过铁丝网时低沉的嗡嗡声，虽然照理说隔离网应该是一直通电的，可我几乎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声音。我从底下的缺口爬过去，站到了“牧场”上，这儿离我原来的家很近。这所房子我们仍保留着，因为这是妈妈和妹妹法定的住所。如果我突然亡故，她们就得回到这里。可现在她们都幸福地生活在胜利者村的新房子里，而我是唯一真正使用这座小矮房的人，毕竟我是在这儿长大的，对我来说，这里才是真正的家。

我现在要进去换一下衣服，脱掉爸爸的旧皮夹克和柔软的旧靴子，换上窄肩的细纺羊毛大衣和昂贵的机制皮鞋——妈妈觉得这鞋更适合我的身份。我已经把弓箭藏在了树洞里。尽管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我还是想在厨房里坐上几分钟。壁炉里已没有柴了，桌布也撤掉了，一切显得那么颓败，过去的时光已经流逝，我无比叹惋。过去我们的日子很穷，但在这张紧密编织的生活的网里，我更清楚自己的位置，我真希望能回到从前，那时是多么的安全；而现在我虽然富有、出名，却惹来了凯匹特当局无比的嫉恨。

这时后门传来小猫凄哀的叫声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打开

门，原来是波丽姆以前养的脏兮兮的毛茛花。它几乎和我一样不喜欢新家，总是趁波丽姆上学时溜出来。我们并不喜欢彼此，可现在却有了新的共同点。我让它进来，喂了它一块河狸肉，甚至还在它两耳间抚摸了一下。

“你很丑，知道吗，啊？”我问道。

毛茛花拱拱我的手，要我再抚摸它，可现在我得走了。

“走吧，伙计。”

我用一只手抱起它，另一只手抓住装猎物的袋子，走到街上。猫一下从我手里挣脱了，消失在灌木丛中。

鞋子踩在煤渣路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，这鞋夹脚趾，很不舒服。我穿过几道巷子，绕过几家的后院，很快来到盖尔家。他的妈妈黑兹尔正弯腰在水槽边洗衣服，她从窗户里看到了我，就在围裙上擦干手，到门口来迎着我。

我喜欢黑兹尔，也很尊敬她。矿上发生的那次爆炸夺走了爸爸的生命，同样也带走了她的丈夫，撇下了她和三个孩子，还有她腹中的婴儿。她产下孩子后一个星期，就去外面找活干了。因为她要照看这些孩子，所以矿上的活肯定不给她干，于是她就从那些商人那儿揽下洗衣的活。盖尔是这家的长子，十四岁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。他那时登记领取食品券，可以得到一点少得可怜的口粮和油，作为交换，他就要多次登记，因而在“贡品”的抽签中，被抽中的几率也会增加。那时，就算他是下套捕兽的能手，要是没有黑兹尔没日没夜地靠自己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，他打到的猎物也很难养活一家五口人。每到冬天，她的手总是裂着口子，又红又肿，稍一碰就会流血。要不是涂了妈妈特制的药膏，恐怕一直都好不了。可黑兹尔和盖尔



却下定决心，不让其他的几个孩子——十二岁的罗里、十岁的维克和四岁大的珀茜——登记领取食品券。

黑兹尔看到猎物咧开嘴笑了，她提着河狸的尾巴，掂了掂分量，说：“这能炖一锅香喷喷的肉汤了。”和盖尔不一样，她对我们俩谁打的猎物倒不计较。

“皮也不赖哦。”我说。和黑兹尔待在一起很开心，她和我们一样，总是对猎物大加赞赏。她给我倒了一杯香草茶，我用冰冷的手抓住温暖的杯子，内心充满感谢。

“您知道吗，我想这次旅行回来，等罗里放学没事，我可以隔三差五地带他出去玩玩，还可以教教他打猎。”我说。

黑兹尔点点头：“那敢情好，盖尔一直想带他出去，可他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，我觉得他更愿意把这点时间留出来，和你待在一起。”

我的脸不由得刷一下红了。当然了，这样挺傻的。没人比黑兹尔更了解我了，她也清楚我和盖尔之间的关系。我敢肯定很多人都认为我和盖尔早晚会结合，就算我从没这么想过。可这是在饥饿游戏之前的事，是在我的搭档皮塔·麦拉克宣称他疯狂地爱上我之前的事，我们的罗曼蒂克成为我们在竞技场生存下去的关键策略，只不过皮塔没把它当成策略。我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，可我清楚这一切对盖尔来说是一种痛苦。一想到马上要开始的胜利巡演，我和皮塔不得不再次扮演情侣，我的胸口就有一种压迫感。

我匆匆喝下依然很烫的茶水，把杯子往桌上一推，对黑兹尔说：“我得走了，穿漂亮点，好上镜。”

黑兹尔拥抱了我，并说：“好好享用你的食物。”

“一定。”我说。

在回家的路上要经过霍伯黑市，我以前在这里卖过不少东西。几年前这里是储煤的仓库，后来废弃不用，就成为人们从事非法贸易的地方，长期以来就是公开的黑市。要说违法，我想我也是其中一员。在十二区的林子里打猎至少触犯了十二条法规，够得上判处死刑。

尽管大家从未提起过，可我对常来霍伯黑市的人欠了个人情。盖尔对我说过，那个在黑市卖汤的上年纪女人格雷西·塞在饥饿游戏期间曾召集大伙赞助皮塔和我。照理说，我是在黑市里混的人，赞助我的理应都是黑市的人，但后来许多人听说后也加入进来。我不清楚他们到底弄到了多少钱，但投入竞技场的任何礼物都价值不菲，它和我在竞技场的生死息息相关。

我手提着空空如也的猎物袋子，没什么可拿来交易的，可裤兜里却揣着沉甸甸的钱币，所以当我打开黑市前门时，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我尽量多走几个摊位，多买些东西，我买了咖啡、面包、鸡蛋、纱线和油。后来，又想起来从一个叫瑞珀的独臂女人那里买了三瓶白酒。这女人也是在矿难中受了伤，可她还挺聪明，找到了谋生的出路。

这酒是给黑密斯而不是给家人买的，他是我和皮塔在饥饿游戏竞赛中的指导老师，性情粗暴乖戾，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。可不管怎样他还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。这次不同以往，因为在大赛历史上首次允许两个“贡品”胜出。所以，不管黑密斯是何许人，我都欠了他的人情，一辈子的人情。几周前，他去买酒没买到，发生了酒精脱瘾反应，出现可怕的幻觉，浑身颤抖、大喊大叫。波丽姆吓得要命，说实话，我看到他那样



也并不开心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存些白酒，以防他哪天断了顿。

克雷是治安警的头，他看到我买酒不禁眉头紧蹙。他上了点年纪，一缕花白的头发从他红脸膛右边掠过。“姑娘，这东西对你来说劲太大。”他自然清楚这点，除了黑密斯，克雷是我见过喝酒最凶的人。

“哦，我妈用这个配药的。”我漫不经心地答道。

“噢，这东西可比什么都厉害。”他说着，把一枚硬币拍在案子上。我又走到格雷西·塞的摊子，身子一纵，坐到了她的柜台上，要了份汤，那汤好像是用葫芦和豆子一起煮的。我喝汤时，一个叫大流士的治安警也走过来，买了一碗。在所有的治安警里，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。他不要威风，还爱开个玩笑，二十多岁，可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。他笑眯眯的脸，毛糙的头发使他看上去像个小孩子。

“你不是要坐火车走了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他们中午来接我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不觉得自己该打扮漂亮点吗？”他压低声音对我说。

尽管此时我心绪不佳，可他的调侃还是让我忍不住笑了。

“你也许该在头发上扎个发带什么的？”他抚弄着我的辫子说道，我一下把他的手推开。

“别担心，等他们把我打扮好了，你会认不出我来的。”我说。

“那可真好，”他说，“伊夫狄恩小姐，咱们也得打扮漂亮好给咱们区争争光，唔？”他冲着格雷西·塞的那边摇着头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然后找他的朋友去了。

“把汤碗给我拿回来。”格雷西·塞冲着他喊道，她脸上挂着笑，所以声音显得并不很严厉。

“盖尔会去送你吗？”格雷西·塞问我。

“不，他不在送我的人的名单上，不过，我星期天刚见过他。”

“还以为他肯定给列在名单上，他还是你的表兄呢。”她狡黠地说道。

这所谓的“表兄”是凯匹特炮制的一个骗局。当我和皮塔进入前八时，凯匹特派记者就我们的个人生活进行采访。一问，大家都说盖尔是我的朋友；可这样不行，我和皮塔在竞技场如此浪漫，而我最好的朋友却是盖尔。他太英俊、太男性化，在镜头前一丝笑容都不愿显露。我们确有许多相像之处，我们都有“夹缝地带”人的外表——黑色直发、橄榄色皮肤、灰眼睛。所以有些天才就把他虚构成我的表兄。我一直不知道这事，直到坐火车回来，在站台上妈妈对我说：“你表兄等不及了，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你！”这时我扭头看到盖尔、黑兹尔和其他几个孩子都在等着我，如此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只好顺其自然吧。

格雷西·塞知道我们没有亲缘关系，可那些与我们相识多年的人似乎都忘了这一点。

“我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。”我轻声说。

“这我知道，”格雷西·塞说，“可这过场也得走才能盼到它结束啊，最好别太迟了。”

我往胜利者村走的时候天上飘起了小雪。家离镇中心广场有半英里距离，然而它却完全像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是一片掩映



在绿色树丛中的独立的居住区，低矮的灌木丛中点缀着美丽的花朵，共有十二座房子，每一座都有我小时居住的房子的十倍那么大。其中九座房子是空的，一直空着，另外三座由黑密斯、皮塔和我居住。

我们家和皮塔家洋溢着温馨的生活气息，窗户里散发出柔和的光亮、烟囱里炊烟袅袅、大门上装饰着彩色的五谷，准备迎接收获季节的到来。然而黑密斯的家，虽然有专门的清洁工照料，却一副颓败荒芜的样子。我在他家门口停下来，定定神，料想到屋里肯定又脏又乱，然后推门进去。

屋里的气味让我立刻皱起了鼻子。黑密斯不让任何人给他打扫房间，他自己也不打扫。多年来沉积的酒精和呕吐物的臭气，与糊白菜味、焦肉味、脏衣服味、老鼠屎味混在一起，熏得我眼泪直流。地上满是烂包装纸、碎玻璃和骨头，我小心地穿过这些污物，吃力地走到黑密斯那里。他坐在厨房的餐桌旁，两臂张开放在桌子上，脸趴在一摊酒上，鼾声如雷，正在睡觉呢。

我用胳膊肘推推他的肩膀。“起来！”我大声喊道，知道声音小了叫不醒他。他打鼾的声音停下了，似乎要醒了，但紧接着又打起鼾来。我使大劲推他。“起来，黑密斯，今天要巡演了！”随后，我用力把窗户打开，猛吸一口室外的新鲜空气，接着又用脚在地上的垃圾里扒拉，找到一把咖啡壶，到水管接满水。炉火还没有完全灭，我慢慢把火弄旺。为了把咖啡煮浓些，我往壶里倒了很多磨好的咖啡，然后把壶坐在火上，等着水开。

黑密斯仍在酣睡，人事不知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接了一大盆